

全三國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五

闕名

詔

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散其憂懷終傷道車四望

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晉陽

秋曰魏書云
詔曰云云

魏令

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而除之

通典九十九

喪葬令

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脯詣喪庭臨自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

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百列侯為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通典人上言孔子祀典

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

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宰長史奉祀曾

為貴神魏志崔林傳景初中魯相上言

上言大人見襄武

有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杖

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魏志陳雷王紀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又見水經渭水注引魏志襄武上言

奏改廟樂舞

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

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

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注引魏書有

奏

奏立親廟二

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

明帝紀注引黃初四年有司奏案黃初帝紀不合預稱文帝當是裴松之追改

奏改埋銘旌

祖宗之號所曰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

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于廟內外之左通典八十四引魏尚書奏

奏改元太和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宜為太和元年宋書禮志一引尚書奏

奏置大鈞樂

臣聞德威而化隆者則樂舞足曰象其形容音聲足曰發其歌詠

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

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
曰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
箎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
弗可已已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
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威熙之舞威
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于羣臣述德論
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宜昭德紀功夫歌曰詠德舞
曰象事于文文武爲武兼秉文武聖德所宜章明也臣等謹制樂
舞名章斌之舞昔蕭韶九奏觀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
武之陣特宜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
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
作之宜宜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感于章斌焉樂志曰鐘磬
于賦所宜祭先王之廟又所宜獻酬酌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

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
樂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竝曰爲薦享及臨
朝大享亦宐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于萬世其義
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
三世同功曰至隆平也于名爲美于義爲當宋書樂志一太和初
公卿奏又通典一百

一
奏樂舞冠服

祀園丘曰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
絳合幅袴絳絺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
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
袍單衣絳領袖阜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絺黑韋鞮咸熙
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幅袴此三舞者皆執羽籥其

餘服如前。宋書樂志一太和初尚書又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謚文昭皇后

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曰承化天地所曰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曰盡其美宣揚曰顯其名者也今陛下曰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感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注引魏書三公奏

奏立文昭皇后廟

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曰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千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曰皇家世妃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威位

神靈遷化而無寢廟，自承享祀，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注引魏書三八公奏又見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奏議文昭皇后廟樂。

禮婦人繼夫之節，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于宮縣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宋書樂志一百四十七又通典一百四十七

奏外祖母喪制

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

膳。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敬后夫人之喪尚書奏

奏事

今作洛陽宮殿，取白石之人，鑿山索異石，鑿石求雲母，工役之事

莫過于此。白帖魏名臣奏

奏定告瑞儀

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曰武皇帝從五精，曰上六座，餘眾神皆

不設牲用如郊祭通典五十五尚書奏

奏增定告瑞冊文

冊文侍中韋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

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于文少不可分別可更增五精字通典

五十五尚書奏

奏定七廟制景初元年六月

大魏三聖相承昌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

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

制禮樂宜為魏烈祖更于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

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

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書禮志上景初元年六月韋公有司奏

又見宋書禮志三

奏不毀文昭皇后廟景初元年冬

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已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已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已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已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已播聖善之風。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有司奏

奏議燕王不稱臣

景元元年十一月

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已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已非常之制奉已不臣之禮臣等平議已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已辨章公制宜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案此當有誤通典作皆云上字亦當疑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已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魏志陳留王紀有司等議奏又見通典六十七

奏事

世祖朝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下民厭糲何忍已肉

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計于時而名垂于後御覽八百九十

夫樂所已播德通靈初學記十五引魏名臣奏

請太后令書稱詔制甘露五年五月

殿下聖德光隆靈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

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魏志高貴鄉公紀羣公請

鍾繇諡議太和四年四月

繇昔為廷尉辦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魏志

鍾繇傳注引魏書有司議諡曰為

曰劉康襲爵素服奪情議

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

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

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曰玄冠絳衣一

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曰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

子為王則玄冠纓經服素曰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攷之前典

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通典七十二
魏尚書奏

議誅曹爽等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曰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

手遺詔託曰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賜及當等謀圖

神器籠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

魏志曹爽傳會公卿朝臣廷議
曰為云云于是收爽殺訓何晏

鄧粲丁謚畢軌李勝桓範
張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議發王浚令狐愚冢

春秋之義濟崔杼鄒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浚愚罪

宜如舊典

魏志王浚傳
朝議曰為

議斬李豐夏侯玄等

嘉平六年二月

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居列

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曰茲計畏懼天威不敢顯

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呂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魏志夏侯玄傳公卿朝臣廷尉議文昌殿前鐘簋銘

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之鐘文選魏都賦劉淵林

注案丙申當是丙辰乃明帝青龍四年也

中論序

予曰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曰姓名自書猶至于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曰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歎先自其德曰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曰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曰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

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
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
思晝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
寸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
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售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
閉戶自守不與之羣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
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
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眾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
一藝之不克故日夜矍矍是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
則歷觀列宿攷混元于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于無窮旌微
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
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
樂徒曰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眾辯之者寡故令君州閭

之稱。不且彰微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曰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劫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于華夏。玉帛安車。不至于門。攷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踈踏。連武欲致之。君曰。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較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曰發疾疢。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成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沈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者之牆。曰庇妻孥。并日而食。不曰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曰。

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已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目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當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竝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篇。其所甄紀，邁君管志，蓋千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隕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目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纒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中論元板本案此序氏意林中論六卷，任氏注在《禮與幹同》時多著述疑此序及注皆任假作，不敢定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五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五

闕名

九

全三國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六

關名二

橫海將軍呂君碑銘

君諱口口口口口口博望人也其先四裔出自炎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內輔機衡外司方職是呂口族繁毓申呂竝興君其胄也君天姿果毅仍口于武武而不害當值季末漢失其御羣雄爭逐海內口隔王塗穢塞君口中勇顯名州司試守雉長執戈秉戎慎守疆易兵不頓于敵國墜不侵于四鄰拜武猛都尉厲節中郎將裨將軍封關內侯王師南征與充軍從奄有江漢舍爵冊勳封陰德亭侯領郡鳩集荒散爲民統紀三攷有成轉拜平狄將軍改封盧亭侯莅國賦政十有三年正身帥下儉旨足用食不貳膳坐不

重席殿無食粟之馬。出無副車之從。生不利家。死不託孤。可謂良大夫也。雖叔敖相楚。嬰嬰在齊。不能尚也。行師御眾。暑卽不蓋。寒卽不裘。其于戰也。卽履矢石之所及。鋒刃之所先。雖古良將不能踰也。會水口關羽猖獗爲寇。蕩播邊鄙。虔剝民人。而洪水播溢。汎沒樊城。平源十刃外瀆。潛通猛將。驍騎載沈。載浮。于是不逞作慝。羣刃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眾負旌。自叩敵門。中人曰。下竝生異心。君威懷之信。臨難益著。故能桀然攘除。姦逆獨存。社稷連城。十三民無虺蜺。帝加其庸。轉拜橫海將軍。徙封西鄂都鄉侯。食邑并七百戶。將遂羽聲于方表。埽醜虜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書洪口于宗彝。不弔昊天。降茲災咎。瘵疾一旬。大命隕隨。年六十有一。黃初二年正月口口。薨于口口口口。帝主閔。口口察傷悼。使謁者弔祠。賻贈有加。臣吏士庶莫不哀口。于是故郡吏口口楊向口口追惟惠君。攀慕罔極。迺共刊石勒銘。昭示來裔。其辭曰。

炎靈降精，鬱祚後昆。膺期誕授，寶生我君。桓桓口殺，抑之曰文。口

整軍容，入在惠民。禦敵用威，附下曰仁。義刑既著，允濟口勳。鑽功

金石下缺隸釋十九

豐都市古冢銘

筮道若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

御覽一百九十一引西京記云東京豐都初築

市掘得古冢銘云云當時達者參驗其文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魏大饗記殘碑黃初三年

唐君元龍西人關太守先關三大饗關記

陳雷謝關渡舊樂關孫有而仰廬一何過關可聞章興關足天關

趙宋關岷東關畢方承高關范會關東中山關時亦童晉關唐景

寬安定關反歷陶關陽關剔前僧關山仲喜其夫堂廚關眾將望

日刑庶時卒關烏氣關

維黃初三年關月關三繇文為書

千秋萬代

關二

主重居外天地始

關

至里

關

文王大饗之

關

皇

高

關

徒集有

關

之魁萬名

關

一據東西南

關

術

關

復歌歎麗

關

建

起尚盤古羅天

關

烏威續

關

于其

關二

樵室去殆冠獲

關

不

關

我

是

關

憤漢則瑞

關

為至府

關

續

關

伊闕左壁摩崖

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

水經伊水注云蓋記水之漲減也

膠東合王君廟門斷碑二

黃初五年

自王氏之先出

關

季

下關

九世

關二

乃復聞聲

下關

叔勝邯鄲之

圍強

下關

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政

下關

溯而濡足至孝昭二季

下

關

夏甫舉孝廉政

關

令

下關

喻字叔恭博士徵陽

下關

已後堊考

京師者五世

下關

陽太守自高平就學

下關

宗直道者率因而後

下關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

下關

茂舉孝廉為譙令去官

下關

仇牧之忿舊不顧難名下闕弱弟居荒亂之中闕鯨下闕為郡功

曹去官家拜下闕令闕所宰莅馳化如神下闕辰也季卅有一黃

初五下闕

張氏耐亏先姑仰堂字下闕

上闕念鼎足爰建時離闕五式不上闕魏后實天所授地發毛闕

字如舊上闕周服從此龍光文好俎豆武侯鷹揚上闕十朱旗乃

舉席卷三闕克成帝宇下闕路闕二逸民闕二逸民匪彫匪琢闕

哲闕二有處顯允君子或默或語上闕光隆前闕伊漢中葉皇極

不建上闕我闕漢闕聘闕車束帛有瓊上闕庶績成喜容俞陽闕

維上闕亢闕允闕匪闕攸居闕二王所上闕空彝倫攸闕冲質闕

祿炎闕中微上闕人闕得闕六割克上闕有馥其馨闕時上闕哉

宐闕帝庭內營機密闕軌闕平出上闕誌如闕榮身歿名立永揚

德闕顯上闕用闕康將和闕門剖符闕景上闕來世饗闕十一

闕名
十一

劉鎮南碑

君諱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君膺期誕生，瑰偉大度，黃中通理，博物多識。世說輕詆篇注爲郡功曹，千里稱平。上計吏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侯，在位十旬。曰賢能特選，拜荊州刺史。初平元年十一月到官，清風先駐，莫不震肅。奸軌改節，不仁引頸。君乃布愷悌流惠和，慕唐叔之野棠，思王遵之驅印。賦政造次，德化宣行。俄而漢室大亂，禍起蕭牆。賊臣專政，豪雄虎爭。縣邑閭里，奸仇煙發。州縣殘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壞，當是時也。雖有孔翟之聖賢，育貴之勇勢，無所措其智力。君遇險而建略，遭難而發權。招命英俊，援得驍雄。謀臣武將，合策明計。出次北境，遷屯漢陰。因滄浪，曰爲陞。卽春葉，曰爲庸。南撫衡陽，東綏潯沂。西靖巫山，保又四疆。選才任良，式序賢能。簡將命卒，綦布星陳。備要塞之處，戍八方之邊。勸穡務農，曰田曰漁。稌粟紅腐，年穀豐夥。江湖之中，無劫掠之寇。沅湘之

間無懷竊之民郡守令長冠帶章服府寺亭鄉崇棟高門皆如其
舊當世知名輻輳而至四方緹負自遠若歸窮山幽谷于是爲邦
百工集趣機巧萬端器械通變利民無窮鄰邦懷慕交揚益州盡
遣驛使冠蓋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羣后有歸功之緒莫匪嘉績
克厭帝心卽遷州牧又遷安南將軍領州如故于時諸州或失土
流播或水潦沒害人民死喪百遺二三而君保完萬里至于滄海
聖朝欽亮析圭授土俾揚武威遺御史中丞鍾繇卽拜鎮南將軍
錫鼓吹大車策命褒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
召儀如三公上復遣左中郎將祝耽授節曰增威重并督交揚益
三州委曰東南惟君所裁雖周召授分陝之任不過遠也交州殊
遠王塗未夷夷民歸附大小受命其郡縣長吏有缺皆來請之君
權爲選置曰安荒裔輒別上聞齊桓遷邢封衛之義也武功旣亢
廣開雍泮設俎豆陳壘彝親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

受祿之徒。蓋曰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閭閻如也。雖洙泗之間。學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刻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畱其故本。于是古典墳集。充滿州閭。及延見武將。文吏。教令溫雅。禮接優隆。言不及軍旅之事。辭不遷官曹之文。上論三墳八索之典。下陳輔世忠義之方。內剛如秋霜。外柔如春陽。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茲通。可謂道理丕本。命世希有者已。仁者壽。宜享胡考。昊天不弔。年六十有七。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殞薨。耕夫罷耜。織女投杼。老幼哀號。若喪父母。時道路艱險。謂墳州土。轉移葬歸。立墓。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欲共扶送。至于鄉里。南鄉太守樂陽亭侯旻。思等言及志。在州里者。自各發卒。具送靈柩之資。授徵拜五官中郎將。乃共上歸本縣葬。見聽許。太和二年。葬于先塋。于是故臣懼淪休伐。昌爲申伯甫侯之翼。周室受

輅車乘馬，玄衮赤舄之賜。詩人詠功，列于大雅。至今不朽，況乎將軍。牧二川，二紀功載王府。賜命優備，賴而生者。毓子孕孫，能不歌歎。乃作頌曰：

猗歟將軍，膺期挺生。桓桓其武，溫溫其人。初幹千里，允顯使臣。幕府禮命，集于北軍。督齊禁旅，如罍如熊。眷然南顧，綏我荆衡。將軍之來，民安物豐。江湖交壤，荆清國興。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刻，我賴其禎。欲報之德，胡不億年。如何殂逝，孤棄萬民。鐫勒墓石，曰紀洪勳。昭示來世，垂芳後昆。宋人所編蔡中郎集又略見世說而此碑有太和二年之語距世死已三十六年今移歸魏閩名類

千金竭石人腹上刻勒
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竭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曰記之云爾。水經穀水注

張詹碑陰

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鏡文類聚御覽作瓦器不藏嗟爾後人

幸勿我傷水經渭水注魏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五十一並引或

和時人也刻其碑背云云至元嘉六年魏征東軍司張詹墓魏太

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李勝祠前后的銘

百族欣戴咸推厥誠水經濟水注

張廣碑銘廣字嗣宗張魯第二子為魏武所寵諸子未勝纓竝授爵南鄭有碑

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竝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

婚帝族或尚或嬪御覽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君諱式字巨口口口口口口口功存有夏實曰御龍口胙商周世

昭其隆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弘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實為

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玄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

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弘道耽蕤恢諧墳籍揆嘖研機罔淡不

入苦乃立德隆禮樹節寶真忠諒足曰弼國篤友足曰輔仁用能
昭其洪懿聲充字句接華彥于汝墳潤枯斃于荆漢超管鮑之選
蹤信靈評乎炳煥是日口口化泉流芳口口鴻衣燿仁聞于權輿濟俗
侔乎皇訓羣公偉焉弓旌盈路再讓考口口口三府舉高第侍御
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飛盡于鷹揚典荆口口軌
口帝口其勳遷廬江太守擬泰和口口陶化昭八則曰隆治彌口弘
略惠訓亡倦口口協口口口齊口口清源之浚閔寶疏氏之至順
曰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書曰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其猶充
洽外內實昭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口口口終口
口口口口常山相暨子汜孫而肩嗣罔繼粵青龍三年正月丙
戌縣長汝南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感靈禪之不饗思隆懿模曰紹
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口口同宗口口口之貴昭告祖考
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于是鄉口

口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曰為君雖輝名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墳亡口儀門靡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曰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寶唐之肩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祇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口奮穢彼夸毗寶此醇懿曰文會友曰仁翼口敷化濟殖羣生曰遂永言孝思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肩胛亡紀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口曰永遐祉詒厥孫謀耀于萬祀碑拓本又宋拓本又隸釋十九

贈司空征南將軍王基碑景元二年卒

上閔子有成父者出仕于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為萊大夫遂下

稟天素皓爾之質兼苞五才九德之茂慈和孝友既著于下

景山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經剖判羣言綜析無形文辯膽下

民忠正足曰格非兼文武之上略懷濟世之弘規初下舉孝廉

司徒辟州輒請留日自毗輔後辟大將軍府拜下闕國典惟新出

為安平安豐太守敦崇惠訓典荆惟明四下闕躬日允帝命遷荆

州刺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下闕穴宋旗所麾前無交兵

克敵獲偽斬首萬計賜爵關內下闕無遺策舉無廢功故能野戰

則飛虎摧翼圍城則鯨鯢下闕于九有也比進爵常樂亭安樂鄉

東武侯增邑五千戶下闕之算征有獨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

帝室屢奏封章下闕彌留年七十二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公天

姿高素與下闕亡則令儉斂日時服于是下闕將矩奉冊追位司

空贈日東武侯蜜印綬送日輕車介下闕泰山之速頹恨元勳之

未遂俯仰哀歎永懷慘惓日為下闕策鐫后表墓光示來裔其辭

日下闕

上闕塞憲章墳素昭此物則居則利貞在公畢力化流二邦下闕

寧民用是息升降順道德讓靡忒會不憇遺我下闕乾隆間

新出土碑本

玉璽文

太和元年四月

天子羨思慈親

魏志文昭甄皇后傳又宋書禮志三

張掖刪丹縣柳谷石文

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

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

宋書天文志三又符瑞志上

詢書

臺中有三狗一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三狗謂何晏

鄧鵬丁諸也默者爽小字也

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

魏志夏侯玄傳注引

世語

外國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眾推曰為大人文帝立為附義王青龍三

年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之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黃初五年

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于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目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我于天子魏志朝比能傳

疏勒王

王名未見案疏勒王和得當靈帝時其後王不見于史至隋書始復有疏勒傳此條可補史闕

致魏文帝書

金胡餅歐登于明堂周鼎潛乎深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西域記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國王疏漢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六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蜀一

先主昭烈帝

帝諱備字玄德涿郡涿人中山靖王劉勝之後靈帝末除安喜尉又除下密丞後為高唐尉遷為令獻帝初公孫瓚表為別部司馬守平原令領平原相陶謙表為豫州刺史尋領徐州曹公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尋為豫州牧復表為左將軍後破曹公于赤壁自領荊州牧又定蜀領益州牧又定漢中稱漢中王曰魏黃初二年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在位三年謚曰昭烈皇帝案先主稱尊號諸文諸策命皆劉巴所作今曰即位已前已後諸篇編為先主文

詔酌霍峻

峻既佳士加有功干國欲行辭蜀志霍峻傳

敕後主詔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蜀志諸葛亮傳又見華陽國志六

遺詔敕後主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曰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曰惡小而為之勿曰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又見御覽四百五十九

攻成都令軍中

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

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

上言漢帝

臣目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相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殲，呂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曰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呂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

宜復忝高位。曰重罪誦。羣寮見逼。迫臣曰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曰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曰防後悔。輒順眾議。拜受印璽。曰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曰寧社稷。曰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蜀志先主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拒荅孫權

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曰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

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權于操，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蜀志

傳注引獻

帝春秋

報孫權

備與璋註為宗室，冀憑英靈，匡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

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于山林。吳志魯肅傳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

干戈，備將放髮于山林，未敢聞命。華陽國志六 案此即吳志文，但小異耳。

答諸葛亮表請張裕罪。建安二十四年

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蜀志周羣傳

貽劉璋書

孫氏與孤本為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

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

及資實。華陽國志五

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旨天下，曰：助朕躬。今授之旨旄鉞之重，付之旨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曰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官、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箠食壺漿，曰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

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
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
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
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蜀志後主傳注引諸葛亮集

詔答丞相亮

行當離別目為惆悵今致辭逾二目達心也

御覽七百八引諸葛亮集

詔諭趙雲

建興七年

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自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于危險

夫諡所目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諡

蜀志趙雲傳引雲別傳

詔蔣琬屯漢中

延熙元年

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
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

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臾舉動東西掎角目乘其釁蜀志

詔武邑侯輯襲安平王景耀四年

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目武邑侯輯

襲王位蜀志劉

詔諡陳祇景耀元年

祇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

朕用悼焉夫存有合閔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祭爵關內侯

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蜀志董允傳

復諸葛亮丞相詔策建興七年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

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

久自挹損非所目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蜀志諸葛亮傳又見

華陽國志七

贈諸葛忠武詔策建興十二年八月

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目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蜀志諸葛亮傳

策張皇后

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

蜀志張皇后傳

策立皇太子

延熙元年正月

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眾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日自勛哉

蜀志太子璿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同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七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蜀二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先主屯新野三顧乃見及定荊州亮為軍師中郎將蜀平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即帝位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尋領司隸校尉後主即位封武鄉侯尋領益州牧建興十二年卒諡曰忠武侯有論前漢事一卷集誠二卷女誠一卷集二十五卷

荅蔣琬教

建興元年

思惟背親捨德亮殄百姓眾人既不隱于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亮君宜顯其功舉亮明此選之清重也蜀志蔣琬傳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樊籬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蜀志董和傳又引諸葛亮集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云云，又一百三十六。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目明其不疑于直言也。蜀志董和傳

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止。雖姿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國如幼宰者。亮可曰：少過矣。御覽二百四十九案此與董和傳文同而次第互異，多出首二語，故並錄之。能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

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曰爲

來敏亂羣

宋書王徽傳微與江湛書引此作來敏亂羣過于孔文舉

先帝曰新定之際故遂含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曰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

後主卽位

案後主字不應出亮口當是後人誤改

吾闇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

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曰敦厲薄俗帥之曰義今

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蜀志來敏傳注引亮集

與李豐教

建興九年

吾與君父子戮力已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

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

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

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曰中

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

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

涕泣而已

蜀志李嚴傳注

教張君嗣

案張裔字君嗣

去婦不願門，萋菲不入園，君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

壯者意何所之

御覽九百七十六

轉教

計一歲運用蓬旅席千萬具

御覽七百八

教

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御覽八百十五引諸葛亮集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從行，君戰者，陟嶺不便宜，君車蒙陣而待之

地狹者，君鋸齒而待之

北堂書鈔一百一十七陣篇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君給軍士

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六

敕作部皆作五折，剛鑽十折，君給之

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諸葛亮集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聞自
令作部作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余乃知彼主者無意
已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御覽七百六十
三題作教子
前到武都一日伐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若未走無所復
用御覽三百
三十七

軍令案諸葛氏集目錄軍令上中下
三篇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

始出營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
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止鼓角違令者髡
書

一百
二十

連衛陣狹而厚也御覽三
百一

敵已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
已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御覽三百
三十七

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御覽三百五十七

軍行人將一斗乾飯不得持烏育及慢餘大車乘帳幔什光耀日

往就與會矣書鈔一百三十二

南征表

初謂高定失其窟穴獲其妻子道窮計盡當歸首已取生也而邈

蠻心異乃更殺人為盟糾合其類一千餘人求欲死戰北堂書鈔原本一百

五十

表呂凱等守義建興三年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逼其

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蜀志呂凱傳又

略見華陽國志四

表廢廖立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威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

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已下，識真僞。

服

蜀志廖立傳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于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蜀志廖立傳注

集引亮

出師表

御覽二十一
作出軍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已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已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已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已先帝簡拔已遺陛下，愚已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已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已眾議舉寵爲督，愚已爲營中之事，悉已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已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已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已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曰：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曰：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曰：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曰：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曰：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曰：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曰：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曰：諮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董允傳華陽國志七

表廢李平 建興九年八月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

北出欲得平兵。呂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呂五郡為
 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
 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呂表平子豐督主
 江州，隆崇其遇，呂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
 怪臣待平之厚也。正呂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廢之。
 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
 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蜀志李嚴傳嚴改名焉平

表上武功事

臣先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呂二十日出
 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水經

至祁山南北，上表

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有民萬戶，矚其上墟，信為殷矣。

水經漢水注

自表後主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與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

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存仁心

于寰宇，提拔逸隱，日進賢良，屏黜姦讒，日厚風俗。已上六十九字見張采三國文

未知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已上十四字從舊寫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

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

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日負陛下。蜀志諸葛亮傳舊寫本北堂書鈔三十八

密表舉蔣琬。建興十二年蜀志蔣琬傳

臣若不幸，後事宜日付琬。蜀志蔣琬傳

表處羣臣之上。書鈔十一續漢郡國志五注補引諸葛亮表有耽文山澤山司彌瘞山婁山辟龍山

街亭之敗，戮馬謖上疏。建興六年

臣曰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旌鉞目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曰督殿咎

諸葛亮傳又見華陽國志七

上先主書

亮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

張溥百三家集引太乙飛鈴

上言請宣奉遺詔

章武三年四月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願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蜀志先主傳

合葬昭烈皇后上言 章武三年

皇恩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恩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恩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曰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恩夫人宜有尊號曰慰寒泉之恩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 蜀志甘皇后傳

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 建興六年十一月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曰討賊也。曰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曰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失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曰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曰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持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閔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嬰、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目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目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公文上尚書 建興九年

乎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
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
臨至而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
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曰克捷不可苞含曰危
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
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左鄉侯臣高
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
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
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
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
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離行中參軍

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
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
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
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蜀志李嚴傳注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水經注二十七河水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國主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八終